

V
2405



金沙文史資料選

JINSHAWENSH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金沙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金沙文史资料选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金沙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91·6·

主 编：蒋克勤

责任编辑：李访明 闵崇华

校 对：闵崇华 张光忠

金沙文史资料选

第 五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金沙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贵阳中北包装装璜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5印张 100千字

黔刊资字第G（91）0028号

印数 1—2000册 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2.30元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大恩

副主任委员 廖忠毅 蒋克勤

委员 胡荣祖 郭 铨 张国华

特邀委员 张忠孝 刘国治 贾朝中

ZB15/40

新中华新金沙

头颅千万颗 焕发此朝霞

老夫老毛矣 所望新芽

金沙建县五十年志盛

八十二岁变蓝苔夫

目 录

前言..... (1)

• 人物春秋 •

医术超群 德音孔昭

——缅怀石玉书先生.....毛毓彬 (3)

医术精湛 医德育人

——怀念石玉书老师.....李正益 (9)

石玉书先生与金沙图书馆.....蓝芸夫 (13)

记石玉书先生二三事.....吴远森 (16)

为而不持 功成弗居

——记名医石玉书先生二三事.....贾朝中 (19)

方伯离先生简介.....李访明 (25)

方伯离先生关于金沙立治呈文.....方伯离 (29)

黄燮南先生自传.....黄燮南 (35)

缅怀黄燮南先生.....吴福清 (39)

黄燮南副主任晚年二三事.....杨永陶 (43)

徐可均先生就教石革闹.....王汝伦 (47)

读唐毅《巡视日记》.....廖忠毅 (51)

• 经济纵横 •

金沙烤烟生产发展史略.....蒋业稼 (58)

记金沙一次洪灾.....张忠孝 (68)

金沙农业合作化运动概况.....李孝佑 (75)

• 寻踪探迹 •

- 回忆新场玉屏职业中学.....李文修(81)
立达学校始末.....吴远森(88)
1938年秋的清池小学.....刘家勤(91)
清水塘集市发展过程.....罗名陟(93)
民国时期岩孔小学简叙.....胡集讯、蒋国春(98)
老解放区琐记.....蓝芸夫(103)
金沙县境内行政区划的变迁.....蒋维修(106)
篮球在石革闹落户.....张仲业(118)
沙土“光华匾对店”杂记.....张定才(120)

• 军旅生涯 •

- 红军长征在岩孔.....胡集讯(122)
两次为金沙的战斗.....张仲业(125)
石场保卫战简介.....罗重刚(129)
上山村歼匪记.....李访明、胡集讯(132)
记六十年前沙土的两个血案.....吴亚中(136)
国民党军二七五师起义前后.....何正寿(139)

• 社会风情 •

- 新场遗风之二.....蓝芸夫(157)
漫话新场对联.....张定才(166)
茶园万寿宫戏楼.....曾维学(171)
马鞍山彝族民居.....石宇华、张国华(174)
征稿启事.....(177)

前 言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纪念日，又值金沙建县五十周年。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册文史资料，谨以志庆。

金沙2524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原分属黔西县、大定县（今大方）、遵义县管辖。由于这片土地居于重要位置，物产丰富，商贾活跃，所以早在1915年就开始了建立县治的舆论和活动。历经二十多年的波折，终于1941年7月1日宣布金沙县正式建立。金沙建立县治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各族各界有识之士顺应民意，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石玉书先生是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遐迩闻名，备受群众赞誉的良医，他和方伯鸾老先生等为金沙建县作出了重要贡献。故此，本辑刊载了有关史料，以示纪念。

《古陵县志·序》指出：“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话有一定道理。说明把每个县的事情办好，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富强昌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沙建县以前，人民群众为求生存发展，争自由民主，同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9年12月15日，金沙解放迎来了灿烂的阳光，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揭开了金沙历史崭新的一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共金沙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坚决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全县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唐朝魏征说：“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金沙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昔往，前辈们的业绩谱写了今天的历史；如今，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奋斗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具有爱国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征集出版文史资料的目的是“存史”、“资治”。团结联系各界爱国人士，用史料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所以，本辑收进了各方面的部分史料，意在总结有益于当前“两个文明”建设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好地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编纂这辑文史资料，我们虽然殚精竭虑，力求编得好一些。但限于政治思想水平和专业知识，汲深绌短，纰缪必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有些史料各执有异，难予求同，亦请谅解。

本辑承蒙革命老前辈蓝芸夫教授由北大寄来题词勉励，各界人士赐稿支持，有关部门鼎力配合，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金沙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91年6月

医 术 超 群 德 音 孔 昭

——缅怀石玉书先生

毛 继 彬



石玉书先生是前清平坝街下场口缙绅石焕章之后，石焕章和武秀才石汉章是弟兄。石玉书先生共有弟兄八个：大哥名国仁，字元兴。二哥名国义。三哥少亡。四哥名国琳，在贵阳读书时病逝。他排行在五，名国麟，字玉书。其六弟名国祥，字照林。七弟名国珍，字宝珊。八弟名国钦，字绍书。全家有产业一百八十亩。

石玉书先生生于甲午年五月二十七日(1894年6月30日)从小求学于原籍四川的秀才杨禹龙老先生。同他一道同学有毛典濡、毛授书、谷兰生、李绍黄、明重光、杨亚西等。石先生弱冠之年与明重光之姐结婚，尔后同明重光在平坝下街毛典章家设馆教书，他们的学生有毛训诗、毛训成、王伦久、梅登狗等三十六人。两年后弃教学医。石先生闻土城人廖执安过从甚密，他把女儿寄拜与廖执安，取名廖蓉蓉。后经廖介绍，他随清代进士、土城医学名宿贺静轩学医三年。贺静轩不但精于医学，也通晓地理，石先生的深厚医学基础和爱好地理都是同贺老先生的精心传授分不开的。他还同新场名医李炳银经常切磋医术。分家后，为了拓展医术，加之

乡村匪势猖獗，他搬到新场，租用书院背后舒百发的房子居住。这时他已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大女廖蓉蓉和长子石恩业是在平坝老屋出生的，在新场又生了二儿子石恩泽。石恩泽出生不久，寄拜给舒百发，所以石恩泽小名舒明明。在此期间，石先生经常出入于当时新场名医丁和普之家，又得到丁和普之父丁敬之（清代秀才、老名医）在临床实践方面的指导。因而医术造诣日深，成为当时同了和普、李炳银等齐名的新场名医。

甲子年（1924），毛光翔由当时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任命为总指挥，带兵来新场，招降了拖大摊的肖云光。毛光翔驻新场期间，士兵病了一百多人（又一说系光翔本人病——编者注），请新场一些医生诊治无效，后请丁和普医治，病势好转。毛光翔派人给丁和普送去粮食和二十块大洋，丁和普只收了粮食，退回大洋。丁的本意是毛带兵来新场招安，居于客位，不应收钱。而毛光翔以为为了赚钱太少，为此对丁不满。于是毛光翔派副官把新场联保主任游亮曦请去，询问新场是否还有好医生，游亮曦就介绍了石玉书先生。石先生经过细致诊断，认定士兵都是同患一病，于是处了一个大药方，用大铁锅煨熬给全体患病士兵共服，服后疗效神奇，经两剂处方即全部治愈。因此，毛光翔决意聘请石先生为随军医官。石先生请游亮曦转告说：“目前家中有事需要料理，待安排妥当后，一定来军中服务。”于是毛带兵先返赤水。

乙丑年（1925）春，毛光翔之母病重，经桐梓名医诊治无效，毛写信给游亮曦，并派一排士兵来新场接石玉书先生。石先生到桐梓后经过认真诊断，认定毛之母是气血枯弱引起的寒热不调，服两剂药即告痊愈。毛光翔十分感激，诚

心敬佩，就委石先生任军医处长，随军驻赤水。当时赤水开办制造步枪的兵工厂，又急需修筑公路，造枪弹修公路都需要大量的硝和磺，于是设立了硝磺局，委石先生为局长，仍兼任军医处长职。当年随石先生到赤水做事的平坝人有明重光、石先生的两个侄子石跃先、石泽忠，还有雷树清、王伦久、梅子光、黄晓臣等多人。石先生任硝磺局长只是挂名，委明重光为硝磺局经理，具体经营。黄晓臣任采办，雷树清、王伦久、梅子光均在硝磺局办事。石跃先、石泽忠在沈文成师的教导团学习。

1929年云南军阀李小炎带兵攻占贵阳，周西成战死。后来毛光翔带兵把李小炎赶走，当了贵州省主席。石先生随军驻贵阳，毛光翔提出派他任县长，他表示愿以行医为终身职业，遂推荐好友游亮曦任织金县长职。毛光翔除保留石先生的军医处长职务外，又委他担任贵阳市征收（税务）局长的重任。石先生在贵阳期间，始终不忘桑梓，他和毛典藩等人为新场立县奔走呼吁，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批准。

石先生于1932年退出政界后，为实现以行医为终身职业的志向，就在贵阳小十字开办“群康药房”，并把他的好友丁和普接去联手施医。抗日战争末期，日寇飞机轰炸贵阳，“群康药房”被炸毁。石先生就在贵阳中华南路租湖南会馆的“天生元药铺”，继续行医。

据曾经为石先生包过药的八十一岁老人毛汝群回忆，当时任贵州省保安司令的韩文焕，突患重病，由副官杨伯珊（原系保安团的团长）请贵阳许多名医会诊。一致确诊为伤寒，但服用的药都是治伤寒的，可就是不见效，病势日见沉

重，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医师都束手无策，不敢再处方。石先生由副官接到韩的官邸，经诊视后，他却说“不要紧”，随即开了处方。在场的众多名医把石先生的处方拿过传看，见石先生的用药与其它名医原来的处方基本相同，只是有些药的份量特别重。他们面面相觑，疑惑不解，认为已经奄奄一息的韩司令根本不可用药过重，都为石先生捏一把汗，怕出了事担载不起。可是石先生却大刺刺地说：“非常之病，则需用非常之药”。在场的名医相视无言，认为这是冒险。沉默片刻后，有人提出：“服用这个方子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石先生毫不犹豫地响亮回答：“如果出了问题当然由我石玉书一人负责，与诸位无关。”这时杨副官反问：“如果石先生治好了韩司令的病，在场的诸位又怎么办？”众多名医经过附耳低语后表示：“石先生医好韩司令的病，我们心悦诚服拜他为师！”石先生说：“我岂敢为师，用于韩司令的药效可以钟点来计算，只请诸位检验。”于是他把服药后，韩司令几时自行呻吟，几时想要喝水，几时想饮食，一一计算出来。杨伯璠副官也是平坝人，自然了解石先生的医术精湛，办事稳实，也愿意支持老乡，就作主使用石先生的处方。韩文焕服药后，恰如石先生的预料，收到了神功奇效。当晚下半夜韩文焕出了一身大汗，病势减轻了许多，第二天早上就神志清醒了。杨副官把会诊的情形报告后，韩吩咐派车接来石先生。韩文焕在病榻上轻微地说：“石先生，你把我救活了。病已经减轻许多，请再给看看。”石先生经过复诊，确定按原方再服一剂。第三天换了处方，服药一剂之后，韩文焕的病就痊愈了。

一天中午，石先生在自家楼上休息。这时，由保安司令

部的八个士兵抬着四架礼盒，后面跟着一部小汽车，车上坐着韩文焕的太太和杨副官，朝着“天生元”开来。到达药铺门前，杨副官对掌柜刘继陶说：“请转告石先生，韩太太亲自来致谢。”石先生得知后，下楼接待。韩太太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并吩咐献上礼物。礼物是：一盒装两园大鞭炮，一盒装糖食果饼，一盒装上等衣料，再一盒装的是法币。石先生看后，吩咐刘继陶只收下鞭炮和糖食果饼，其余衣料和法币请副官带回。可是韩太太不依，问石先生是否嫌少。石先生再三解释，并非嫌少，而是受不下如此重礼。他说：“我是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是份内之事，实不应受此厚礼。”经杨副官从中劝说，韩太太也就不再勉强了。此后不久，韩文焕请贵阳有名的书法家王仲肃先生写了四个大字，撰了短序，做了一块金字匾，四个大字是“术德兼备”。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送到“天生元药房”。

1947年，平坝中街的赖占襄患了黄肿病，久治不愈。适逢石先生回乡探亲，方蔚劬设宴招待，令其子方云天、方宏绪去接石先在。当石先在从街上经过时，被王伦久见到，就去告诉赖占襄之父。赖家通过方云天转告方蔚劬，请石先在为赖治病。方先生满口答应，当天就去诊治，他要赖的父亲找一斤左右黄鳝和一斤左右苦荞，煨熟不放盐巴，让赖占襄吃下，并准备便盆。赖占襄服药后，不断小便，尿似浓黄水，次日全身消肿。石先生又处了一方，共七味药，药价较贵，见赖家贫穷，就送给两块大洋为其买药，赖家父子感动得眼泪纵流。赖占襄服药后很快就痊愈了，几十年来他的旧病从未复发。

石玉书先生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心地善良，德高望重，

至今为桑梓人民深深怀念。

*“德音孔昭”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德音”：美好的声望；孔：很；昭：显著。——编者注

医 术 精 湛 医 德 育 人

——缅怀石玉书老师

李正益

石玉书老先生，贵州金沙人氏，是我省人民推崇爱戴的一代名医。他在金沙悬壶问世以及辗转贵阳后，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惟老师从事中医的一生，因诊务繁忙，不暇著述，尽管其疗效卓著，可惜留下的文字不多。笔者有幸跟随老师15年，步趋承教，不管是在纷繁的诊务，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亲聆教益，体会尤深。现仅就耳闻目睹之点滴记述下来，不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尚希指正。

石老先生自幼钻研医术，成年之后，造诣已经很深，行医济人，造福乡里。至贵阳后，在现中华南路川戏院房开业应诊。老师不分贵贱，一视同仁。解放前的贵阳，穷苦之人居多，由于石老师的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加之处方药味少，药价低廉而疗效又高，因而深受经济拮据者和劳苦大众的欢迎。对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还以药相赠，其医德为贵阳市民所推崇，称道。记得在一次闲谈中，老师对我说到这样一件事：解放前，他曾接待了一名患重病的男子，由于对方重病加之经济困难，石老师不但免收诊费，还解囊相助。事情过后，也就遗忘了。贵阳解放后的一天，一辆小车将他接到市

政府，一位负责人紧握住他的手，连声感谢。原来当年患病的男子是贵州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贵阳市第一任市长的秦天真同志。

因我祖父与石老师交情甚笃，所以我家老幼只要患病，即请老师诊治，往往是药到病除。

1953年，我外祖母年近七十，患中风症，三日不省人事，亲戚闻讯前来看望，见此情景都嘱以“准备后事”之语。我父亲请来石老师，老师切脉后，沉思良久处一方，说：“如果灌药后第二天下大便，则此病可救。”果然不出所料，用药后大便得下，神清。遂复诊，半月痊愈。其效如桴鼓，精湛的医术可见一斑。

1960年老师收我为徒后，给我上的第一课便是医德教育。他常说：“自古称医为仁术。医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救人痛苦，除此之外不应有私欲的要求。”他不但这样教我，而且身体力行。老师从1956年即担任贵阳中医院院长职，事务已够繁忙，但一直坚持门诊，为广大患者服务。很多不相识的病人，因挂不上石老师的号，临下班还等待加号，石老师总是不厌其烦，推迟下班时间，处理完病人才回家。星期天他的家中，更是热闹，求医者络绎不绝，石老师尚未起床，客厅里已坐满了病人。他定了两条规矩：一是绝不收分文；二是远道而来，扶老携幼者优先诊治。对来自家乡金沙的患者，老师格外热情，关注着金沙的一切变化。在家中诊病时总是由他口授，我开方子，一座便是三、四个小时。尽管如此劳倦，但他态度依然谦和，毫无怨言。记得一次，接待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妇女，她连自己的病症都叙述不清楚。石老师仔细为她诊脉后，把病情详细说给她听，这个妇女听后